

“红瞳”系列恐怖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开之先河。“红瞳”系列恐怖小说中不仅有短篇长篇恐怖小说推出。这就像是一场细细品味。

# 恐怖短篇

## 精选另类恐怖短篇大集成

恐怖短篇  
HONGTONG KONGBU XIAPI

同名同月同日死  
TONGMING TONGYUE TONGRISHI

徐欣 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一个阅读完“红瞳”系列作品的读者是：中国的恐怖作者，漆黑如墨的路上，周围寂静得如同真的孤漠。突然，一点光泽在你的前方无目的地恐惧立刻向你袭来：那是一只眼睛……一个人躺在暗黑如墨的房间里，突然，一声声轻微的沙沙声，恐怖立刻向你袭来：那是眼睛……一个人……知道自己是谁的人也，你都躲不过这只眼睛……在你防不胜防的时刻出现在你面前，无论你如何的自仗大胆，守住全身不发抖，那就只能不是危言耸听！这只眼睛，

“红瞳”系列作品的读者是：

漆黑如墨的路上，周围寂静得如同真的孤漠。突然，一点光泽在你的前方无目的地恐惧立刻向你袭来：那是一只眼睛……一个人躺在暗黑如墨的房间里，突然，一声声轻微的沙沙声，恐怖立刻向你袭来：那是眼睛……一个人……知道自己是谁的人也，你都躲不过这只眼睛……

在你防不胜防的时刻出现在你面前，无论你如何的自仗大胆，守住全身不发抖，那就只能不是危言耸听！这只眼睛，

“红瞳”系列作品的读者是：漆黑如墨的路上，周围寂静得如同真的孤漠。突然，一点光泽在你的前方无目的地恐惧立刻向你袭来：那是一只眼睛……一个人……知道自己是谁的人也，你都躲不过这只眼睛……在你防不胜防的时刻出现在你面前，无论你如何的自仗大胆，守住全身不发抖，那就只能不是危言耸听！这只眼睛，

“红瞳”系列作品的读者是：漆黑如墨的路上，周围寂静得如同真的孤漠。突然，一点光泽在你的前方无目的地恐惧立刻向你袭来：那是一只眼睛……一个人……知道自己是谁的人也，你都躲不过这只眼睛……

在你防不胜防的时刻出现在你面前，无论你如何的自仗大胆，守住全身不发抖，那就只能不是危言耸听！这只眼睛，

“红瞳”系列作品的读者是：漆黑如墨的路上，周围寂静得如同真的孤漠。突然，一点光泽在你的前方无目的地恐惧立刻向你袭来：那是一只眼睛……一个人……知道自己是谁的人也，你都躲不过这只眼睛……

在你防不胜防的时刻出现在你面前，无论你如何的自仗大胆，守住全身不发抖，那就只能不是危言耸听！这只眼睛，

“红瞳”系列作品的读者是：漆黑如墨的路上，周围寂静得如同真的孤漠。突然，一点光泽在你的前方无目的地恐惧立刻向你袭来：那是一只眼睛……一个人躺在暗黑如墨的房间里，突然，一声声轻微的沙沙声，恐怖立刻向你袭来：那是眼睛……

恐怖

精选恐怖短篇大集成

恐怖  
同归同死  
同生同死

1242.7  
3167

徐欣 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同年同月同日死:精选另类恐怖短篇大集成/徐欣主编.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11  
(红瞳恐怖系列)

ISBN 7-228-08412-8

I. 同… II. 徐…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J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043 号

同年同月同日死:精选另类恐怖短篇大集成 徐欣主编

---

出 版:新疆人民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印 刷:北京国防印刷厂  
版 次: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32 印张:9.25  
字 数:220 千字  
印 数:1-8000 册

---

ISBN 7-228-08412-8 定价:18.00 元

# 红瞳恐怖系列

HONGTONG KONGBU XILIE



胆小、心脏病、高血压、心理承受能力差  
以及年龄过大或过小者，禁止入内。

——红瞳恐怖



## 总有一只眼睛在盯着你（代前言）

○任之

一个人走在漆黑如墨的路上，周围寂静得如同真空，包裹着身体的是一份排斥不掉的孤漠。突然，一点光泽在你的前方无声无息地出现，你定睛看去，令你窒息的恐惧立刻向你袭来：那是一只眼睛，一只泛着红色光泽的眼睛……

一个人躺在暗黑如墨的房间里，深夜浓浓的孤寂紧紧地包裹着你，周围如同坟墓一般静漠。突然，一声声轻微的沙沙声让你忍不住循声而望，令你窒息的恐怖立刻向你袭来：那是一只眼睛，一只泛着红色光泽的眼睛……

一个人……

知道了吧，无论你身处何地，也无论你是何许人也，你都躲不过这只眼睛，它时时刻刻都在盯着你，而且总是在你防不胜防的时刻出现在你的视野里。无论你如何地自夸英雄，也无论你如何的自仗大胆，在这只眼睛面前，如果你能够保持住全身不发抖，那就只能是在你变成一具僵尸的时候——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这只眼睛，就是“红瞳”！

“红瞳”系列恐怖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开了中国本土恐怖小说之先河。一直以来，我所听到的有关谈论恐怖小说的话题，几乎都是言必称斯蒂芬·金，文必





举希区柯克，中国似乎是一个恐怖“匮乏”的国度。其实不然，中国的恐怖写手大有人在，只不过他们都没有“付诸行动”而已。当然，这种“没有‘付诸行动’”在我说明这番话的时候，也已经成为“过去”了，中国的恐怖写手们已经到了“觉醒”的时候。这也同样不是危言耸听！当你登录网页，搜索“恐怖”一词，立刻就会有成百上千篇恐怖写手们的“原创”展现在你的眼前，而且在写手们的这些“原创”中，能够让你毛骨悚然的作品举目皆是。

网络上的恐怖小说，短篇居多，这就像是一种快餐，让你在阅读中获得你所希望获得的效果，其口味足可以填饱你。与网络的“快餐”阅读不同的是我们的“红瞳”系列恐怖小说，这一系列中不仅有短篇恐怖集，而且有中篇恐怖集，更有长篇恐怖小说推出。这就像是—桌制作精美的大餐，可以让你细细品味。

短篇集无须多说，因为它们保持了一贯的风格。这次我们推出为《下一个就是你》《同年同月同日死》《嘘！别出声》

值得一提是本次推出的中篇恐怖小说集《午夜，别在镜子前》，它的作者是两位女性写手。在与她们的交流中我得知她们这是“第一次写作”，但是让我惊讶的是她们的悟性与灵性，同时还有她们对恐怖作品的把握。她们告诉我，她们一直都很喜欢恐怖作品，她们收集了市面上几乎所有能够搜集到的恐怖作品：电视剧、电影、图书……她们一方面为中国恐怖佳作不多而感遗憾，同时也更为女性恐怖写手的匮乏而感遗憾。也许为了弥补这一遗憾，她们开始携手打造中篇恐怖作品，而



且是“女生恐怖作品”（当然这个定义也许并不恰当，姑且如此称道吧）。在我接到她们的第一部作品《镜痕》的时候，尽管第一稿在结尾处有些不尽人意，但是她们那独特的视角和作品中所蕴含的对人性的批剥与对美的追求，却让我大为赞叹。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只要她们坚持写下去并且付出努力，成为中国恐怖文学领域的佼佼者将是理所当然的事。

另一个值得一提是本次推出的长篇恐怖小说。中国的长篇恐怖小说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空白，曾经也有几位作家先后出版了几部，其中以从“文革”手抄本整理而成的《一只绣花鞋》较为成功，其他的几乎都默默无闻。长篇恐怖作品中的绝大多数之所以没有“火”起来，其主要原因就是其本身的“火候”不够，这个“火候”就是恐怖作品本身所特有的能够给读者带来感官刺激和心理刺激的因素。不过现在，如果你读了《死劫》这部长篇恐怖作品，这样的遗憾就会消除了。我在这里且不去评价这部作品，我只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是一个胆小的人，那么你千万别在夜里独自一个人阅读这部作品；即使你是一个胆大的人，你也千万不要在夜间停电的时候点着烛蜡阅读这部作品。否则——后果自负！

说了这么多，那么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本土恐怖作品究竟如何？我想作品本身是最好的答案。我相信每一个阅读完“红瞳”系列作品的读者，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呀，这就是中国的恐怖作品，棒！

2003年11月5日于北京



# 目 录

- 死亡之恋/1  
死咒/19  
替身情人/46  
死于第九层/79  
停电后的山村学校/90  
停尸房的哭声/102  
亡铃/112  
为爱哭泣的灵魂/119  
我的故事/129  
我要我们在一起/135  
午夜之钟/142  
午夜直播/170  
校园惊魂/181  
血婴/221  
门外的脚印/232



## 死亡之恋

“梅，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让我好找呀。走吧，这里冷冰冰的。”

“你也知道这里冷冰冰的吗？你不觉得，你强行把我带到的这个世界是冷冰冰的吗？”

看守太平间的张老头，听到了一男一女这样的对话。他非常奇怪，这样晚了，谁会跑到这里来说话，看守太平间已经十几年了，每到天黑这里都是静静的，静的有些让人害怕，而张老头却早已习惯了这种安静。此时偶然听到这对话，他心里大为的不安起来。他紧张的站起身来，走到值班室的窗前隔窗向外望去。几颗稀疏的星星一轮残月发着幽光静静的笼罩着大地，笼罩着地上的万物。窗外无风，大概连树叶都没有丝毫的摆动一下，也不曾发出一点点声响。

“梅，知道我多爱你吗？我把你带到这个世界，就是让你彻底的离开他，忘记他，——”

沉默了一会儿的对话，又开始了。张老头儿认真的听着，仔细的辨别着这声音的方向。

“你能把我带到这个世界，我也能把他带到这个世界，而且再不会有他的老婆和孩子来干扰我们，而你在这个世界仍是多余的。”



张老头听出了这话是从一墙之隔的太平间里传出的。他走出值班室，给自己壮着胆子向太平间走去。他听到对话继续进行着——“梅，你难道真的不明白吗？他不爱你。而且你们年龄相差太大了，他女儿比你还大。”

“他不爱我没关系，我爱他。就像我不爱你，你却疯了一样的爱我，硬是为了你的爱，以死亡的方式，把我拖到了这个世界。”

“算了吧，你那不叫爱，只不过是看重了他的地位和钱，如果他不是你们局长，你会爱他吗？”

张老头打开了太平间的门，也许里面的人听到了开门声，他们不再说话。太平间里，一个一个大大的柜子，这些柜子都是冰柜，柜子上中下三层，有着三个大抽屉，抽屉里躺着的是一些永远不会再回到这个世界的尸体。张老头打开灯环视着四周，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之处。他闭上灯，刚要锁门离开时，发现有两个影子靠着一个柜子席地而坐。他又重新打开了灯，仍是什么也看不到。他很劲的盯着那里又闭上了灯，两个人影依旧。此时张老头觉得自己的头发都立了起来，他的心蹦蹦的跳着，他对自己说，“鬼，这一定是鬼！”张老头的职责使他不得不向那两个人影走去。那两影子似乎也看到了张老头向他们走来，他们从地上站了起来。张老头壮着胆子问道：“你们是谁，这样晚了，在这里干什么？”

一个影子低了一下头，又抬了起来，也许她是向张老头鞠了一个躬吧，随后她说话了，是一个女孩的声音：“老爷爷，别害怕，我们曾住在过这里，你给了我们很好的关照。现在我来这医院看一个朋友。”说着她



看了一眼身边的另一个影子，又说道：“他也跟了来，弄的我不好去看朋友，天又晚了，对医院的别处我都不熟，只在这里住的时间长一些，还算比较熟。就先在这里歇歇脚吧。”

张老头仔细的看着面前的两个影子，仔细的辨认着。但仍是什么也看不清楚。只说道：“不管你们是谁，这里不是停留的地方，该回哪儿，回哪儿去吧！”张老头说完这话，两个影子也随之消失了。他锁好了门，又回到自己的值班室里。他感觉这事很蹊跷，心里越想越害怕，不敢闭灯。人大概都是这样，在害怕时希望多一些光明吧。

突然灯熄了，张老头紧张的心，也一下子提到了喉咙，他自语道：“灯怎么突然坏了？”

医院里一片黑暗。胸外住院处主任医师陈主任起身来，伸了个懒腰想，也许自己该休息会儿了。他向里间的医生休息室走去，还没走进去，背后传来了一个女孩的声音：“请问，有一个市影视局的莫局长住在这里吗？”

陈主任转过身来，太黑了什么也看不清楚，只见一个人影站在门口。他觉得这影子有点别扭，但又说不出哪里不太对劲儿。而且此时他心里觉得很是奇怪，这样晚了，怎么还会有人来探视病人呢？他没有回答女孩的话，只说道：“现在不是探视时间，请离开吧！”女孩什么也没说的走了。陈主任突然感到，自己应该去查一下房间，“停电了，天这样黑，千万别出什么意外的事情呀！”他从抽屉里拿出手电向病房走去，楼道里很安静，他推开一个一个的病房查看着，停电对于病人似乎没有





丝毫的影响，病人们睡的很熟很甜。他继续向前走着，从一个病房里传来了说话声：“莫局长，你好些了吗？我来看你了！”这声音是那个女孩的声音，莫非那女孩没有走，她还是找到了莫局长的病房。陈主任这样想着推开了病房的房门。一股寒气扑面而来，陈主任禁不住打了个冷战。这是一个单间病房，是一般人住不起的。陈主任向病床望去，他看到莫局长坐在床上，一支红色的蜡烛放在床头柜上，有了这支蜡烛，这房间比别的病房显得亮了许多，但不知怎的，却让人感到更阴森了许多。莫局长冲陈主任笑着，那笑容很怪，笑的不是很自然。陈主任问道：“您没事吧？”

“啊，没事，没事的，这样晚还让您惦记着。”

“我听见这屋里有说话声，怎么却只有您一个人呢？”

莫局长的表情更加的不自然了，“您太累了，一定是听错了。”

陈主任点了点头向自己的主任室走去。来电了，楼道里，房间里又亮了起来。

天亮了陈主任做交接班前的最后一次检查病房，一切都很正常，他又向莫局长的病房走去，他推开了门，莫局长的脸色显的有些蜡黄，眼神里露着一些奇怪的东西。陈主任想，“莫局长的手术，已经做半个多月了，近来一直不错，今天的脸色怎么这样难看呢？昨天那样晚了，他还在床上坐着，是不是没睡好。”陈主任走到莫局长的身边问道：“莫局长，今天感觉怎样？”

莫局长的脸上露出一丝苦笑，说道：“陈主任坐一会可以吗？”



陈主任微微笑着坐了下来，“莫局长有事吗？”

莫局长面有难色的想了几分钟才说道：“陈主任，我有些事情向你请教。我说对，说错的，你可要多包涵。”

“请讲！”

“主任，你相信有鬼吗？”

陈主任摇了摇头，看着莫局长。他在想，莫局长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

“这样说，你不相信了。”

陈主任又摇了摇头，“不，很多事情我说不清楚，该相信或不该相信。没人见过鬼，这个世界上活着的人，也没人去过那个世界，所以没人能说清楚。”

“我见鬼了！”莫局长很肯定的说道，陈主任没有插话，只用眼睛寻问着。莫局长继续说道：“夜里，我见了一个女孩，那女孩我原来是认识的，只是她一年前死了。”莫局长看了一眼陈主任坐的椅子说道：“她就坐在那里与我说话。她问了我的病情，她还说要带我走。与她说话时，并没觉得很怕，现在想起来很害怕。”

陈主任看着莫局长紧张的样子说道：“莫局长，你是在做梦吧？”

“醒来时我也觉得自己是在做梦，后来我看到了这个——”莫局长说着，把手里的东西向陈主任递了过去。这时，陈主任才发现，莫局长手里一直拿着半截红蜡烛。这蜡烛分明是昨晚停电时在莫局长床头柜上燃着的那支。莫局长见陈主任盯着蜡烛看着，又补充了一句，“陈主任，这蜡烛不会是你放在这里的吧！”

“不，不是我放的！”





“是呀，不是你放的。我又带蜡烛来这里干嘛？这也不是我的。而且我确确实实看到那女孩拿着这蜡烛进来，放在了床头柜上。所以我说，我见鬼了。”

陈主任见莫局长紧张而又恐惧的样子，不想说自己曾看到这蜡烛，忙说道：“这医院人很多，说不准是谁放在这里的。您休息吧，我还要去看看别的病人。

陈主任离开莫局长的病房，往主任室走去，边走边想着莫局长的话，确实感到这事有些蹊跷。谁会放蜡烛在莫局长的病房里呢？他正在出神的想着问题，一个护士迎面走来，向他打着招呼，他一看正是昨晚值班的护士，于是问道：“昨晚停电时，你在莫局长的房间放过一支红色的蜡烛吗？”

护士摇了摇头：“主任，你真开玩笑，咱们医院里哪里来的蜡烛。”

“是呀，我也在想，那蜡烛是谁放在莫局长病房的？”陈主任摇着头，似乎很难想通，“莫局长自己说，他见鬼了。”

护士想了一下说道：“主任，我觉得昨天也是怪怪的，停电以后，来到了楼道，想看看是怎么回事，却看到一个影子——”护士似乎是怕陈主任听不明白又补充说道：“那影子，不像咱们这样是一样实体的感觉，她是一个虚幻的影子，我见那影子往莫局长的病房方向走去了。当时我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现在你说莫局长说自己见鬼了，大概见的就是那个虚幻的影子吧。”

陈主任听了护士的话，突然想起了自己昨晚看到的影子，之所以觉得不对劲儿，原来那影子给人的感觉是虚幻的，和一个人在黑夜里是完全不同的。陈主任心里



想：“莫非真的有鬼。”他不敢把这话对小护士说，忙说道：“你也该交班了。早些回家吧！晚上还要上班呢。”

一天的时间很快的过去了，虽说陈主任觉得晚上发生的事有些奇怪，但也并没有放在心上，到上班的时间依旧的来到了医院。

天黑了太平间里的张老头，拿了一瓶酒，在自己的值班室里自斟自饮，他早已忘记了昨日遇鬼之事。喝着喝着，他听到了太平间里传来吱吱嚓嚓嘈杂的声音。张老头此时已喝的半醉，他摇晃着站了起来，嘴里说着，“这又是谁在太平间里干嘛？”他拖着半醉的身体来到了太平间，醉眼惺忪的看了一下四周，什么也没看到。但吱吱嚓嚓的声依旧，且越发的清楚起来了。他揉了揉眼睛，更加仔细的看着，仍是什么也没看到。这时他听出了声音是从一个抽屉里发出的，他小声嘀咕着，“钻进去老鼠了，不对呀，零下十几度就算有老鼠恐怕也被冻僵了。”此时张老头的酒已经醒了一半，他盯着那发出声音的抽屉，一时间不知道自己该不该打开看一看。正在他犹豫之时，那抽屉自己一点一点的抽了出来，呼呼的冒着白色的寒气。这一下子可把张老头儿吓了一跳，立时间全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不知道自己是被吓的，还是因为抽屉的冷气跑了出来，只感到身上冷的要命。抽屉继续往外抽动着，一只苍白的手从抽屉里伸了出来，那手指显的细长细长的，指甲尖尖的。张老头吓意识的用手推着抽屉，不让那抽屉打开。

“呀——！”一个女孩的尖叫从抽屉里传了出来，接着女孩说道：“夹住我的手了，好痛呀！让我出去，你把我冻死在这儿。”



这下子张老头儿更害怕了，他心里说，这里不可能有活人呀，就算十二万亿分之一的可能真有一个没死瓷实，这零下十几度，也得冻死了。怎么可能，还能说话呢？他更加用力的堵住那抽屉。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害怕手软而没了力气，只感到有一股强大的力，这力发自抽屉本身，张老头实在无法与这力量抗衡，抽屉开了，一个女孩从里面跳了出来。她冲张老头说道：“拜拜！”就要往外走，张老头，一把拉住了女孩的胳膊，他感觉女孩身上冷的要命。张老头哆哩哆嗦的说道：“你不能走！”女孩抬起头来一掌打到了张老头的胸上，刺骨的寒冷钻到了张老头的心里，他全身像被冻木了一样，再不能动。慢慢的张老头失去了知觉倒在了地上。

胸外住院处，陈主任正在主任室里，门半开着，“嗒、嗒、嗒”楼里传来了清脆的脚步声。陈主任抬起头来，看到一个女孩从门前经过，这女孩扭过头来向主任室里看了一眼。陈主任感觉这女孩很面熟，他在自己的记忆里搜索着，他想起来了，这女孩曾是他的一个病人，几天前刚刚去逝的。想到这里陈主任着实的吓了一跳，他小声嘀咕着，“真的有鬼吗？”他走出了主任室，向那女孩走的方向望去，他看到那女孩去的方向恰是莫局长的病房。陈主任正出神的看着，突然楼道里的灯全熄了，又停电了！“不好要出事”陈主任告诫着自己并急步向莫局长的病房走去。刚刚走到护士的值班室门前，陈主任听到，一个拖着长音颤颤的声音，向鬼叫魂一样从四面八方，天上，地下同时发出，“梅——，梅——，你在哪儿？”

小护士也从值班室里走了出来，她看到一个人站在



那里，仔细辨认着，她看出了是陈主任，小护士说道：“主任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陈主任没有回答小护士的话，只说道：“你去查看病房，我去莫局长那里看看。”

此时病房里的病人，明显受到了这来自四面八方鬼叫魂的声音干扰了，他们在病床上翻转着，看上去很痛苦，也许他们此时在做噩梦。

陈主任几乎是一溜小跑的来到了莫局长的病房，那刚刚从他门前经过的女孩，就坐在莫局长的病房里，和莫局长谈笑着。床头柜上燃着一支红色的蜡烛。陈主任走进了房中，看着那女孩，“对不起，您现在必须离开，这会儿不是探视时间。”

鬼叫魂声时大时小，时高时低的继续着，女孩皱了一下眉头站了起来，“陈主任，我也曾在你们这里住过院，得到了你们最好的服务，一直没机会当面道谢。现在请替我转答我的谢意。”

陈主任很严肃的说道：“我会的，只是你现在必须离开。”

女孩走到陈主任的面前，她拉住陈主任的胳膊摇晃着，“主任干嘛这样认真，我在聊一会儿就走。”

陈主任感觉这女孩的手刺骨的冷，几乎把他的整条胳膊给冻结了，他用力的甩开女孩，坐了下来，“好吧，但我必须对我的病人负责！”

女孩看了一眼陈主任，心里甚是恼火，她似乎是强压着火儿，走到了莫局长的面前：“明天我还会来的，明天我会接你走的，明天谁也阻止不了。”说着话，她眼睛里冒出了凶光，狠狠的瞪了陈主任一眼，然后离开

